



岁月许你别来无恙

许玮

代王府内金碧辉煌的承运殿。

这对年轻人，知道四牌楼和它的事吗？

二

不了解明史的人，对“徐达”这个名字自然是生疏的。

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国的礼炮刚刚响过，徐达便率军北上，克大都（今北京），后分兵攻占北疆各地；洪武五年（1372），又率军深入漠北，打击元军。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明军以绝对的胜利，为建国不久的王朝奏响了一曲雄浑的凯歌，而这凯歌裹挟着粗犷豪迈的西北风。就是洪武五年，位居“淮西二十四将”之首的徐达，以征虜大将军之名，镇守大同城防。他在魏、唐、辽、元等朝旧土城南之半基础上增筑大同城，并主持建造了四牌楼。彼时，他40岁，戎马倥偬，被誉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而雄伟的四牌楼，不但定格了明军胜利的荣耀，也为徐达在大同这片土地竖立了一座“无字碑”。

四牌楼修建之前，大同城西、城南的华严寺、善化寺，香火已经绵延了数百年，而今日代王府的所在，却还是辽金西京的国子监呢。有明一朝，共276年，大同的荣耀，始自徐达筑城，四牌楼便是那荣耀的见证。它既是整座古城的形胜之枢，也是明代大同的中心地标，更见证了历史的承前启后。试想，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便捷的通信，如果有，四座牌楼落成时，徐达定会吩咐手下为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录一段视频，让开国皇帝看看扫除元军后，边塞大同的崭新气象。

相较于大同城里的古建筑，如今的四牌楼，并不为游客过多驻足，可能跟它系复建有关，或者，觉得它只是古城东西南北几条大道的交会处而已，就像我眼前的这对年轻人，虽在城里逛游，却不知一步一步竟走到了古城的中心。

我问他俩，“是第一次来大同吗？”又是姑娘抢先开了口，说，“我叫陈妍，

叫我小陈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大同，对大同的历史很感兴趣。”我点点头，皮埃尔也笑着点点头，深邃的眼眸里流露着几许好奇和渴望。我想，有小陈陪伴，他的大同之旅一定不会寂寞，说不定还会收获前所未闻的大同故事，而我要寻索的那位叫徐达的明朝大将，便是大同故事的书写者之一。

三

任何一座城市，如果能留下史上一位或几位著名人物的故事，无疑会增加这座城市的厚度。

洪武五年镇守大同城防，是徐达生命中仅有的一次远征塞外。650多年前，从秦淮河畔到北国边关，真是路途漫漫啊。关于徐达的生平和功绩，《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三》有详述，不必赘言，而我只想在四牌楼下寻找他当年镇守大同的那段历史，尽管眼前的牌楼是复建，但基址未变，走远的历史仍能跟当下的时光衔接。

陈妍见我若有所思，就请我讲讲四牌楼。我不能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冒充对历史的熟知，但涌到嘴边的话又想倾吐，便告诉他俩，“这几座牌楼，起先是明朝一位开国大将主持修建的，他叫徐达。”说出“徐达”二字时，暮色渐渐笼罩了雾霭萦绕的大同城，纵然我看不全古城3.28平方公里的景象，但巍峨的四牌楼矗立眼前，通衢相连，人影交叠，款款走来的，似乎有徐达的身影。

听我这么一说，陈妍顿时感到了四牌楼是有故事的，便用英语转述给皮埃尔，而他若有所悟，脸上也浮现出了感慨，把目光投向了。我想，让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小伙读懂几座牌楼和脚下这片土地的关系，显然不大可能，但他有一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中国女友，一定会把这些讲给他，就像我，尽管看到的只有历史的渺茫，但因为眼前的这几座牌楼，渺茫的历史并不显得遥远。

陈妍向东一指，说，“我俩从那边走过来的，你们叫……对，代王府。”说完，

看着皮埃尔笑了，又说，“我们在北京上学，希望每个假期都能去一两座城市，尤其是带着他，好好感受感受中国文化，这次来大同不虚此行。”

陈妍和皮埃尔不会想到的是，曾经主持建造四牌楼的徐达，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代王府首位主人朱桂的老丈人。

中国历史上，不乏声名显赫的亲家，但跟大同有关联的，想必只有朱元璋和徐达了。徐达在大同筑城两年后的洪武七年（1374），朱桂才在南京的皇宫诞生，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当十八岁的朱桂带着人马从南京就藩大同时，四牌楼已在大同城中矗立了二十载，想到曾经的大将、今为岳父的赫赫战功，朱桂定会感慨一番吧。前有岳父筑城大同之功业，后有他就任代王之荣耀，他们朱徐两家，让大同雄浑的边塞之风带上了几缕儿女情长。

假如，曾经的四牌楼能留下来，将是650多年前那段岁月的见证。

四

暮色下来了，陈妍和皮埃尔还要上城墙，于是我看了看表，提醒他俩别迟了。陈妍有些不舍地说，“认识您很高兴，听您讲这些，觉得四牌楼不单单是几座建筑，更是远去的历史。”我说，“是的，因为有了历史，建筑才有了厚度。”皮埃尔扑闪着眼睛，有些不解地看我。陈妍把我的话讲给他，他耸耸肩，在棕色卷发的衬托下，眼眸里透出会意的神情。

分别时，我和他俩互加了微信，相约有一天他们再来大同，还能在四牌楼下相遇，共话徐达、共话大同。皮埃尔用中文跟我说再见，而陈妍带着小女孩般的热情，边朝我挥手边说，“希望再来大同时，咱们还能遇见。”我朝他俩点点头，说，“会的，一定会的！”

话音刚落，某位诗人的句子浮上心间——岁月许你别来无恙。风吹过，淹没了市井喧嚣。我想让大同的风一路南吹，吹到徐达的故里安徽凤阳，给他捎个话：“你曾驻防过的大同城，如今气象一新，而在你当年建造四牌楼的地方，后人正书写新的历史。650多年一别，你是否别来无恙？”

一座城，一个人，还有我们，岁月悠长，都会别来无恙。

铜墙铁壁大同城

——明·李贽《大同城》诗赏析

韩府

大同城
明·李贽

此城真与铁城同，作者何人郭琥功。
更有尚文周太保，至今说著犹悲风。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邀北上大同。当南方山水的温婉秀朗，撞上九边重镇雄浑苍茫的边关气象，这位见惯了江南烟雨的文人，被眼前“与铁城同”的大同镇城深深震撼。他驻足于巍峨的城垣之上，望着蜿蜒如游龙的边墙、星罗棋布的烽墩与错落相连的边堡，挥笔写下这首仅二十八字的《大同城》，以极简的字句，为这座固若金汤的边关重镇，留下了一段穿透数百年时光的边将注脚。

“此城真与铁城同”，开篇一句便以最直白的赞叹，道尽了大同镇城给初临边塞的李贽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彼时的大同，作为大明王朝的京畿屏障，早已形成了层次分明、纵深完备的防御体系：高耸的城墙被砖石加固，护城河如绸带般环绕城郭，城外的内外长城翻山越岭、跨河过沟，墩台烽墩星罗棋布，每二十五里便有一座屯兵的边堡，堡与堡相连成线，层层拱卫着大同镇城。李贽眼前的这座城，早已不是普通的军镇城池，而是一任又一任边将倾尽心力垒筑起来的军事屏障，它以铁铸般的姿态横亘在北疆，真正实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效果。这句看似平实的起笔，没有堆砌任何华丽的辞藻，却把大同城的厚重、庄严与坚不可摧，完完整整地铺展在读者面前，也为后两句追忆边将功绩做好了铺垫。

紧接着发出一句自问“作者何人郭琥功”，李贽将目光从坚固的城垣本身，投向了一座“铁城”背后的建造者——大同总兵郭琥。在明代大同的边将序列里，郭琥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守边良将：他历任永昌卫指挥使、姑臧守备、古北副总兵等职，因平定士官张同反叛升任左都督，授光禄大夫，之后驻守大同镇。他不仅骁勇善战，威震沙漠，更深谙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要义，当年蒙古部落拥众压境之时，他单骑阵前晓以利害，便令对方引兵而去，不动刀兵便化解了边境危机。在大同总兵任上，郭琥留下了诸多惠及后世的工程：万历四年主持重修善化寺，重建墙垣、扩大山门、增建钟鼓楼；万历五年督修高山堡的加筑与砖包工程，如今高山堡“靖宁门”石匾上“钦差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等处地方总兵官郭”的落款，便是他留给大同的实物印记；万历八年山洪冲毁兴云桥，他主持

将其改筑为坚固的拱形桥，同年又为大同城墙加砖砌筑女墙，让这座边关重镇的防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李贽将“铁城”的首功归于郭琥，并非随意的褒扬，而是亲眼见过他主持修筑的城垣、修缮的寺宇、重建的桥梁之后，发自内心的认可。

第三句“更有尚文周太保”，笔锋一转，引出另一位在大同边防史上分量极重的老将周尚文。这位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在任的七年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大同的边墙修筑之上：总督翁万达划定的二百余里边墙，经他之手向西延伸四百余里，累计督修边墙六百五十余里，修筑敌台千余座，拓垦屯田四万余顷，增置军士一万三千余人。从弘赐五堡、靖虜五堡，到灭胡九堡、镇羌五堡，再到后来声名远扬的得胜堡，皆是在他的主持下拔地而起，边墙、戍堡、烟墩相互勾连，最终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完备边防体系，史书评价“拓地置堡，筑修墩墙，总兵周尚文之功居多”，绝非虚言。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位老将的沙场风骨，七十五岁高龄时他亲亲自指挥弥陀山之战大获全胜，嘉靖二十八年的曹家庄之战，他依旧身披铠甲冲锋在前，打得俺答部溃不成军，也正是在这一年五月这位老将辞世，把最后一缕忠魂留在了他守边一生的边墙之下。

收尾一句“至今说著犹悲风”，是全诗最具余味的一笔。时光流逝，周尚文、郭琥这些边将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修筑的边墙依旧横亘在大同的山野之间，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大同百姓的口中代代相传。天镇新平堡迎恩门瓮城北墙上曾有三英祠，将周尚文、麻禄、郭琥三人一同祀奉，便是大同人对这些良将最朴素的纪念。当李贽站在大同城头上，听着当地百姓讲述这些老将守边的往事，吹过边墙的风里，仿佛依旧带着老将们当年的忠勇之气，带着他们征战沙场的悲壮余韵。“悲风”，不是悲叹生命的消逝，而是对老将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敬意，是对边将们把一生都献给北疆安宁的深沉共情。

李贽在《续藏书·勋封名臣》篇中曾写道：“余所见俞大猷、戚继光，所闻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合作。”这首短短二十八字의《大同城》，正是他这份评价最凝练的诗意表达。全诗没有复杂的词句、深奥的用典，没有刻意的铺陈，却以城为引，以人为核，把大同“此城真与铁城同”的威名，完完全全归功于那些枕戈待旦、修筑边墙、守护疆土的边将。它让我们明白，大同这座“铁城”，从来不是冰冷的砖石堆砌而成，而是无数忠勇良将用汗水与心血浇筑出来的。

独坐

郭永忠

田塍独坐看山水，
耳畔莺声风唱绵。

云起霞红催日落，
闲心天地野林边。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北疆行咏三首

相斌

北疆驰途

结伴西游向朔垠，遥空云净绝纤尘。
长驱百里荒滩阔，偶见千丛翠甸新。
羔膻盈盘迎远客，琼樽列坐聚佳宾。
开怀尽览边关色，一笑忘忧寄此身。

禾木晨昏

秋宿桦林斗柄横，山庐寒梦梦难成。
朝来雾涌千峰绕，晓际云翻万壑生。
身入烟霄疑幻境，风侵襟袖觉霜清。
凭高尽览群峦势，漫对浮岚寄远情。

赛里木湖

澄泓万顷自成津，众水归流不向遄。
浩渺波光涵碧落，羊绵岸草映丹霞。
暂凭茗饮消羁倦，静对湖光涤俗哗。
巨壑横空开远目，无边岚气接天涯。



云雾缭绕

张成林摄

元件三厂创业发展的火红岁月

冯及时

你就自己试着做做，看看成本怎么样？”当夜，我凭借着在大同工校实习过的车工技能，开始小心翼翼地试制，但满头大汗地忙到天亮，才加工了30个，樊师傅全面检验后，达标的仅2个，一算成本每个1.4元。次日夜，在樊师傅指导下，我加工出合格品10个，成本降到每个0.5元。樊师傅陪我一起与生产科、财务科领导反复洽谈，工料费每个降到了0.35元，厂领导得悉后高兴地说：“高就高点吧！赶快签订3年、每年5000只的合同。”

此时已是腊月二十六，厂领导打来电话：“全厂大会通报空心轴合同签订后，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你再跑跑哈尔滨电机厂，人家生产直径1米多的大电机，我们正需要人家的矽钢片下脚料，看看能不能给我们10吨？”次日，我马不停蹄地找到电机厂，供销科领导说下脚料外销得厂长批。腊月二十八，我找到电机厂的李副厂长，他说：“凭你这大过年不回家的精神，特批你点吧！过完年初六来。”正月初六我去后，李副厂长已在我求援的介绍信上批示：“准予发一车皮60吨。”能给这么多？这个数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厂领导高兴地说：“这是生产电源变压器绝好的主材料，要、要、要！”

群策群力，夺得加速发展丰硕成果

两大瓶颈攻克后，从1969年“五一”

机，每人每天要完成20个线包任务，她们绕制时需用左手不断拧紧直径仅有0.1—0.35毫米的漆包线，致使在屡屡磨出血泡后形成了满手老茧；谷玉莲等10多位女工每人每天不完成35个矽钢片铁芯装配任务绝不收工，手经常被橡皮锤砸伤；冲压卡子的刘师傅等女工为物尽其用，常常被边角料划破手指；电镀卡子的杨同娥等女工天天奋战在几口大缸旁，常常被盐酸除锈的烟雾呛得喘不上气来。

二是新产品小型电位器上马紧锣密鼓。市、区每月一次催促小型电位器筹备进度。为实现零部件基本自制，金工模具师傅们依靠虎钳锯锉和一台车床、一台刨床，经过两年多精心雕刻，自己设计自行加工了冲压黄铜带材质的5种多形态零部件跳步模具，使筹备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历经艰辛，突破制约发展两大瓶颈

上马小型电位器主要卡在空心轴找不到承揽加工企业上，上马利润丰厚的高瓦数变压器主要卡在找不到铁芯所需的大面积矽钢片下脚料供应渠道上，这两个问题成了制约全厂发展的两大瓶颈。

空心轴精度要求非常严格，非高精度仪表车床加工不可，就是大型机械制造企业也难以下手。它又是大拇指

大小、28个部件组成的小型电位器的“脊柱”，没有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厂里从1967年起多次派员到华北、华东各大无线电厂、仪表厂和电机厂求援，都是无果而归。

我调到该厂不久的一天下午，厂领导和我谈：“区里调你来，要你负责上马电位器，现在空心轴和矽钢片下脚料都等米下锅，今晚你和供销员侯有权外出求援，必须想方设法拿下来！”

我俩先后去了太原、长治、新乡、石家庄、天津、北京，跑遍相关企业，还是没有着落。厂领导电话里让我们思路再扩大一些，看看东北老工业基地。我们走访外地在京跑供销人员三天后，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北京新华旅社服务员、浑源籍的丁大爷和我说，他妻侄在辽宁海城五金厂当厂长，可以帮助加工空心轴。此时是腊月二十，我买了火车站票，又搭长途汽车，翻山越岭到达海城五金厂，看到5台进口的仪表车床，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但由于设备精度不够，再三试制，都不达标。这个厂的王厂长又帮忙联系了他的叔伯弟弟，哈尔滨道外五金厂厂长。我在火车座下的“卧铺”对付一夜后，腊月二十三到达哈尔滨，和道外五金厂生产科沟通后说是可以加工，但财务科核算的工料费是一个0.5元，比厂领导交待的高出一倍。车间主任、宣化籍的半个“老乡”樊师傅对我说：“你既然是中专毕业，那

1969年1月至1975年5月，我在大同市无线电子元件三厂工作了6年多，参与、见证了企业创业发展的艰辛历程。职工们以厂为家，“攻不下堡垒，绝不下战场”的奋斗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厂小志大，起步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元件三厂和元件二厂、整流器厂、证章厂（后改为汽车配件厂）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区组建起来的区营街办工业企业，即由区里任命厂级领导，监管人事、计统、财务，借给0.5万元开办经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元件三厂始建于1966年5月，当时位于鼓楼西街纯阳宫西隔壁的西宅一号民宅小院内。1969年1月我被调到元件三厂时，全厂占地不到700平方米，厂房、库房、办公室等共300多平方米，厂领导和人财物产供销管理人员6人，金工模具师徒6人，变压器绕线、铁芯组装、部件冲压、电镀师徒32人，派往天津无线电厂学习的电热器车间师徒15人，共59人。整个产供销处于产品组装检验出厂、零部件自主加工逐步完善和不少部件外委加工、原辅材料全部求援的两条战线之中。

当时，尽管条件艰苦，然而全厂上下团结一心，终使“破败烂戏台，唱出好戏来”。

一是5瓦、12.5瓦线间变压器供不应求。市五交电公司、雁北广播器材公司驻厂员每周末都等着产品下线，还不断要求尽快上马25瓦线间变压器和30瓦电源变压器。为了确保生产任务如期完成，大家自觉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姚美云等10多位姑娘靠手摇绕线